聖門十六子書

先賢端木子傳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端木系出齊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子貢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卽衛靈公十五年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有口才著名善爲說辭夫子嘗詘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孔

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爲信陽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愼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于齊唐封黎侯從祀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闕里誌

于愼行曰史以子貢列于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

束帛以聘享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為之而子貢以言語顯于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託依附以自為名耳豈其然乎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時追肆類 宋馮拯贊

山東通志端木系出鬻熊鬻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

氏焉

性道誌端木氏之先出自黃帝長於姬水以姬爲姓國於有熊號有熊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初國高陽號高陽氏娶勝濆氏之女生稱稱生卷章卷章娶女嬌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周初有鬻熊者季連之苗裔也封於楚常留於周其長子曰熊麗爲楚君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此端木所由始也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衛靈公十五年辛巳

二月二十七日端木子生

端木系出黃帝派衍季連季連生附叙封於熊附叙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傳二十餘世苗裔有鬻熊者仕於周爲文武師鬻熊生端木端木生典典卽以父名爲姓焉是爲端木得姓之始祖平王時端木

舒智勇絶倫隨王東遷舒子徹徹子緘緘子適適子遲五世爲周大夫遲子容容子宿宿子廣單衛獻公聘爲客卿廣單子丕丕子巨仕衛靈公履中蹈和匡君澤民稱衛之賢大夫娶楚氏天性賢良仁慈端莊即昆蟲草木亦不忍殘傷懷孕十月動靜益愼目不邪視口無惡言一飲一啄必敬必潔夢神賜以寶玉遂誕先賢因名曰賜字子贛一字子貢根深者枝茂源遠者流長天之報施善人信不誣也

子貢生有奇相其山庭斗繞口天性至孝資禀頴異

三歲即知人善惡妍媸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十八歲遊於魯闕孔

子在闕里執贄受業問品行孔子有瑚璉之稱

己亥十九歲從孔子觀於魯廟之北堂

庚子二十歲從孔子聞一知二

辛丑二十一歲從孔子問師與商孰賢

壬寅二十二歲從孔子觀於蜡又從孔子北遊於農山

言志

癸卯二十三歲從孔子孔子爲大司寇問廐焚事

甲辰二十四歲歸衛娶何氏衛將軍文子問孔子之施
教子貢以顏淵冉雍仲由冉有公西赤曾參顓孫師
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柴之行告之又問孔
子誅少正卯事孔子適衛從之

乙巳二十五歲仕於衛爲大夫有對公孫朝識大識小
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既解過蒲月餘反

衛是年生子昃

丙午二十六歲仕於魯爲大夫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不免焉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定公薨

丁未二十七歲魯哀公元年從孔子適鄭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有對或人語卽姑布子卿也又從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戊申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陳復適衛趙簡子來聘孔子

將西見之臨河而反子貢問何謂孔子告之又反乎

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己酉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聞桓僖廟災陳侯謂子貢

曰吾今乃知聖人之可貴也

庚戌三十歲從孔子在陳魯召冉有將行子貢知孔子

思歸因誡之曰即用以孔子爲招遂從如蔡問一言

終身語

辛亥三十一歲從孔子由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答以

悅近來遠子貢問政有異端語又答子禽問政之問

又隨孔子去葉反蔡

壬子三十二歲從孔子復如葉路出陳吳伐陳楚救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講誦絃歌不輟告子貢以一貫之語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以迎然後得免至楚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子西止之又從自楚反乎陳

癸丑三十三歲魯會吳於鄫吳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焉太宰嚭問子貢有天縱之論

甲寅三十四歲奉孔子命之蒲止子路爲水備勞民之私餽

乙卯三十五歲仕於楚爲信陽宰孔子告以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丙辰三十六歲從孔子由陳適蒲覩子路政又從回陳自陳反乎衛冉有問夫子爲衛君有伯夷叔齊之論

丁巳三十七歲從孔子自衞返魯公會吳子伐齊吳子
呼叔孫賜之甲劒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
從君而拜又哀公問子從父命孔子不對以語子貢
戊午三十八歲公會吳於槖皐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貢對之乃止衞會吳於鄖吳人藩衞舍子貢束帛以
行見太宰嚭乃釋之魯以子貢爲上卿
己未三十九歲從孔子在魯有性道文章可聞不可聞
之言齊田常將作亂欲移兵伐魯孔子告門弟子欲

屈節以救魯子貢請行許之遂如齊說田常以伐吳遂南說吳王救魯伐齊吳王使之越越王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從因去之晉請休兵以待之吳與齊戰大敗齊師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越因涉江破吳東向而霸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愼言哉

庚申四十歲魯西狩獲麟子貢問夫子何泣爾孔子曰出非其時是以傷焉

辛酉四十一歲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時
成叛於齊子貢說陳成子乃歸成叔孫武叔有子貢
賢於孔子之論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十二歲是年四
月孔子負手曳杖而歌於門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
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四月己丑日也子貢經營
喪事葬魯城北泗上廬於塚上凡六年

癸亥四十三歲在聖墓手植楷樹

甲子四十四歲在聖墓

乙丑四十五歲在聖墓諸弟子心喪三年畢治任歸子

貢築室於場又獨居三年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丙寅四十六歲在聖墓

丁卯四十七歲在聖墓

戊辰四十八歲去聖墓冋衛

己巳四十九歲在衛

庚午五十歲在衛

辛未五十一歲往魯拜聖墓哀公留之季康子等與哀公有惡不能用子貢去魯歸衛

壬申五十二歲衛太子輒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輒乃復奔宋

周貞定王元年癸酉五十三歲在衛越使后庸聘魯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曰若子貢在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召之乎

甲戌五十四歲相衛

是年魯悼公元年

乙亥五十五歲齊以幣來聘子貢往

丙子五十六歲仕齊

丁丑五十七歲仕齊

戊寅五十八歲去齊返衛

己卯五十九歲在衛

庚辰六十歲在衛

辛巳六十一歲在衛

壬午六十二歲在衛

癸未六十三歲齊復以幣來聘

甲申六十四歲仕齊

周貞定王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乙酉六十五歲仕齊是

年十一月丙戌日辰時卒於齊其子昃扶柩歸衛葬

於大伾山之陽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抇之深則出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

惠王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

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攺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以上五條見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

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

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以上四條見荀子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

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絻子贛問焉曰北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

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孔子。公曰孔子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

皆曰不知也是以知孔子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

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以上十一條見說苑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

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

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

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幃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以上六條見家語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吾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吾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淸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新書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見

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

而問曰昜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中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

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

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
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
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
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千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

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孔子。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孔子。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

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孔子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

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韓非子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呂氏春秋

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

也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以上二條見尚書大傳

鮑焦衣獘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

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新序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

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子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孔子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謂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

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 以上二條見淮南子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矣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

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一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以上四條見說苑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爲哉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

聲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

哉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

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以上三條見論衡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毋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曰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巳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

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孔子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

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韓非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淵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

曰若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
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
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吾其幸乎孔子
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
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
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

由虞乎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

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子

子貢倦于學。告孔子曰。願有所息。孔子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壙。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孔子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列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

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

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
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
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
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
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
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合之救魯

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

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
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
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
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
爲人暴猛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
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
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

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比見晉君。合共攻之。吳銳
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
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
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
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
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
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

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　家語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莊子

衞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

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說苑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淸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

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鄉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

南有橋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韓非子

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論衡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

乃止博物志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

行故寃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

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以上二條見越絕書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

行咫步也寢室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列子

河南通志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詆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猶頗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

齋本經惇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信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通志氏族略貢氏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其後以字爲氏漢有御史大夫貢禹望出廣陵瑯琊木氏端木子貢之後因避仇改爲木氏晉文章志有木華作海賦爲太傅楊駿主簿又有木緊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錄沐氏漢有沐寵爲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刋

祠墓古蹟

先賢端木子貢墓在濬縣城東南二里大伾山東南張家庄墓前建祠有祭田春秋致祭

黎公祠在濬縣一在黎公書院一在大伾山墓上

瑚璉書院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

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圍五里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卽此一名黎陽山又名青壇山以上四條見

河南通志

子貢廬墓處在聖墓西側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表之水經注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

孔林古楷在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相傳爲子貢手植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子貢檝在安慶府西五十里子貢遊楚停驂於此

曬書臺在贛榆縣西三十里于貢山俗傳端木子讀書處
以上二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端木子貢祠在濬縣南門裏街東南向大殿五楹後
列齋居之廬旁翼以兩廡二門扁曰證聖之門大門扁曰
性道書院豎坊於衢題曰黎公祠葢宋徽宗時都水使孟
昌齡因端木裔之請而建也春秋時祭一在濬縣西北五
十里宜溝鎮城外堂爲四楹重門列于前松栢列其側名
黎公別祠立坊於通衢題曰子貢故里明嘉靖三十九年

重建

瑚璉書院祠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前曰性道堂內爲美富齋號舍夾室庖湢畢具門屏左方臨流築臺臺上爲君子亭而總樹綽楔曰瑚璉書院明正德十年建

使越祠在杭州府城大門額曰使越祠

黎公祠在江蘇海州贛榆縣城西四十里順化鎮子貢山上一在徐州府蕭縣子貢山上皆有奉祀生員

先賢端木子墓在衛大伾山東南三里許地名張家庄北

即其塋也晉武帝時二十六代孫中修墓立碑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唐開元二十七年封黎侯二十八代孫訥立碑題曰黎侯子貢之墓修享堂奉祀宋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黎陽公詔修林墓命尚書左丞馮拯作贊祭墓題曰黎陽公子貢之墓咸淳三年進封黎公墓前亦有碑記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萬歷六年重修享堂列東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門石坊額曰先賢子貢之墓 以上五條見性道志

端木子書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叒仕於齊爲卿相生子叔

三代叔藉其先貲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賓客在庭不絕聲樂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不爲子孫留財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叚干生稱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祀鄉賢祠生二子圻準

四代圻生二子靜軌
五代靜仕於魯爲下大夫生子𥹋
六代𥹋生子堅
七代堅生子熯
八代熯生子肇
九代肇避秦始皇焚坑之禍去端字而姓木隱於魯生
二子平庚
十代平無子

十代庚字子西仍復姓端木回原籍生子叢

十一代叢生二子敬立

十二代敬生子穎

十三代穎貧而樂道不慕榮利教子有義方生三子賡

墊昃俱成名

十四代賡字含文漢博士通五經尤善書生子需

十五代需生子偉

十六代偉生三子詡融軒軒遷大梁

十七代謝無子
十七代融漢光武拜議郎生二子代尚
十八代岱生子和
十九代和生子長
二十代長生二子克勉克齡
二十一代克勉生子庠
二十二代庠字文序才高博洽為世大儒與孔融並顯
於時魏文帝屢召不就生子發

二十三代發生二子侃仁仁遷延津

二十四代侃生子從矩

二十五代從矩晉舉孝廉生子中

二十六代中習儒業見祖墓荒蕪率族人修理除其荊榛封其墓塚四周築墻垣栽樹木立碑墓前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又重修宗譜生二子智敏

二十七代智無子

二十七代敏生二子炳烱

二十八代炳生子棟

二十九代棟生二子韶鈞

三十代韶生二子元震元龍

三十一代元震生子昂

三十二代昂生二子如松如竹遷青州

三十三代如松生子良

三十四代良生子修

三十五代修生二子欣宏鄰

三十六代欣生子來麟

三十七代來麟生三子識讓訥

三十八代識讓俱無子

三十八代訥唐元宗時官中書舍人紫薇郎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端木子貢爲黎侯因修祠墓前主奉祀事生子祥

三十九代祥生子堯

四十代堯生三子碩礶研

四十一代碩生子輅

四十二代輅生子裕

四十三代裕生四子範懿欽純懿遷歸德府

四十四代範多學善書家貲鉅萬重修祖墓祠宇凡族中有貧之不能婚嫁者皆資助之又設學以教族中子弟使無愧於先賢後裔生二子肅超

四十五代肅生子赫

四十六代赫生子嘉

四十七代嘉生二子廋建

四十八代廋生子整

四十九代整生子高

五十代高宋徽宗政和五年都水使孟昌齡至濬州鑿大伾三山兩河建天成聖功二橋高請修專祠從之建祠浮山又捐給祭田二百畝使高掌管以供祀事生二子彬會會遷江南

五十一代彬生子法祖

五十二代法祖生子雲程
五十三代雲程生三子璧珏琰
五十四代璧無子
五十四代珏字雙玉好學多才瑰瑋倜儻不拘細行濟
困扶危時人稱爲博濟翁生子本
五十五代本生子貞
五十六代貞生子存德
五十七代存德元文宗時爲尉氏縣儒學教諭生子郎

五十八代郎隨父任因留於尉氏縣生子歆

五十九代歆生二子坦堦堦生子成遷於鄴

六十代坦生二子賁資

六十一代賁生子甘棠

六十二代甘棠生子杰

六十三代杰生子大猷

六十四代大猷生子鑄

六十五代鑄字宜範晉岐黃壽百有五歲生子正

六十六代正好學博古兼精醫學萬歷間避冦亂寄居濟寧衍聖公使主廬墓堂奉祀生三子尚儒尚賢尚義

六十七代尚儒生子文獻

六十八代文獻字叔尼順治三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奉祀生員入濟寧州儒學生三子秀芳彰

六十九代秀字子實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生四子鎰晉觀謙

七十代鑑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

七十代謙奉祀生員入曲阜四氏學主廪奉堂祀每逢

丁祭赴濬祭掃見祠墓荒涼呈明大名府回濬修理

廟宇栽培樹株康熙甲子恭逢

聖駕南巡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泒灃漣

七十一代泒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生子本盛

七十二代本盛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元慶元榮元錦

七十三代元慶未襲卒

七十三代元榮生子毓振

七十四代毓振嘉慶七年四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詩